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四至六百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徐元扆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奬恩　名望　廉慎　知禮

奬恩

商誥有懋賞之文周書有報功之典皆所以奬勵羣品申其智力者也若乃膺使乎之選將天子之命奉辭無辱察廉不私適變制宜而事以堪濟宣威布惠而下皆

柔服殊俗畏稟王靈暢洽還奏合旨機用周密既專對而加敏且獲考而有光斯可以使於四方謂之士矣繇是疇其閥閱形於恩紀寵之以爵秩優之以賜予便蕃渥縟以示敦勸蓋夫載馳於役勤足以稱出境安國任斯為重至於褒賞之數又豈限乎彝等哉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說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蓋寬饒宣帝時為大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

陳咸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

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

後漢杜詩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放縱詩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名見賜以棨戟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雷義順帝時守灌謁者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不滿歲稱灌謁

者

使持節督郡縣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旋拜侍御史

第五種桓帝時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災害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蜀簡雍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

吳是儀大帝時為侍中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

書僕射

晉侯史武帝時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

宋裴松之為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廵行天下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郎

南齊蘇侃為冠軍録事參軍時巴西人李承明作亂高帝議遣侃銜命慰勞還除武寧監加建武將軍

劉係宗武帝初為寧朔將軍白賊唐㝢之起宿衛兵東

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還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

茹法亮永明初為龍驤將軍詔曰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裴昭明為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後魏武帝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陳徐儉為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

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黙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性命雖在將軍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仍以儉悉其勢形敕儉監昭達軍紇平帝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

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公孫表初為慕容沖尚書郎道武時歸朝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

李順為四部尚書時使沮渠蒙遜知蒙遜將死又聆其對敏辨太武大悅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

高允弟推為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

命服衣冠允為之作誄
古弼明元時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
李佐字季翼孝文初以兼散騎常侍銜命高麗以奉使
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
王嶷字道長為南郡大夫出使廵察青徐兖豫撫慰新
州觀省風俗遷南部尚書
韋珍為尚書郎㑹蠻首桓誕歸欵珍奉使招慰之凡所
招降七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

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崔賢為中書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
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
柳崇為尚書外兵郎中屬荆郢新附南寇竊擾詔崇持
節與州郡經畧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
張彝為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河南十二州甚有
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
封軌太和中為儀曹郎中使高麗先是契丹虜掠邉民

六十餘口又為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高麗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絶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邉民來蘇宜加爵賞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

堯暄為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

鹿悆字永吉莊帝為御史中尉悆為殿中侍御史時梁豫章王綜以徐州降悆請為使以觀其虚實悆入徐州

盟約乃固綜降後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

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

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濵虎士雄卒竦劒於汴渚然髙墉

峻堞非可易登廣涘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

宵憤惋者也而衍衍謂梁武帝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

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欵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

光能不案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嶮若

夷便能占募人驗虛實捨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

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禄何以勸勵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除員外散騎常侍

王靜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驛慰諭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疋

邢祐為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

後周宇文測初仕後魏為司徒右長史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

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户
楊𢷋仕西魏為撫軍將軍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為乃遣𢷋閒行詣以觀察之行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楊薦為太祖帳内都督時蠕蠕請和親遣薦與楊寬厚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
岑善方初為梁元帝刑獄參軍元帝初請内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周應對嫻敏深為太祖所嘉自此往來

凡數十反高祖特録善方充使之功追其子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都督代王記室參軍之象掌式中士

王慶為中將軍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後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務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陸逞為司宗中大夫屬北齊遣侍中斛斯文畧中書侍

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武帝詔令輅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使突厥結和親又武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司憲大夫後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萬户

長孫晟仕周為司衛上士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周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

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

辛彦之在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

賀若誼初仕周為直閤將軍使茹茹約其連和還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畧陽公府長史

韋師仕周為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詣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

蘇孝慈仕周為都督聘于齊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

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

柳裘周末為内史大夫高祖總百揆詔裘諭幷州總管李穆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裘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

柳莊仕後梁為鴻臚卿高祖踐祚莊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長孫平開皇中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

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及還進所得馬帝盡賜之

裴矩為內史侍郎時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

房彥謙為監察御史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

柳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

吏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高祖
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氊三百領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
持節廵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疋
許善心為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初副納言楊達為冀州
刺史稱旨賜物五百疋
盧昌衡為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廵省大使及
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
柳謇之大業中為光禄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内附遂

畜牧於定襄馬邑間煬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黄門侍郎

唐裴武郡公琛高祖為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悦進封郡王

鄭元璹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邊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貞觀中復使突厥說頡利引軍還太祖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庭停警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止魏絳金

奏之錫故當非遠

崔敦禮為兵部侍郎頻使突厥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崔琳為鴻臚卿玄宗開元十九年以奉使入蕃特加御史大夫寵之也

信安郡王禕與嗣魯王道堅牛仙客宋詢劉日正班景倩唐炌等為諸道採訪使開元二十四年各賜一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

李暠為工部尚書東郡留守使吐蕃稱職轉兵部尚書

李孝芳為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代宗廣德二年使還加禮部尚書録功也

崔倫前為御史中丞大歷四年以使絶域功為尚書左丞

崔漢衡為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歷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德宗建中二年吐蕃請盟詔除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為和吐蕃使會宰相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使還遷鴻臚卿四年吐蕃使朝貢加檢校工部尚

書復使吐蕃興元初居奉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
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
李紓貞元初為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紓
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拜吏部侍郎
樊澤貞元中為都官員外郎充吐蕃和蕃使回遷金部郎
中山南節度行軍司馬
盧羣為兵部員外郎使淮西以奉使稱旨俄遷為檢校
秘書少監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房式為給事中將命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
旨除陜虢觀察使
班宏為給事中使成德軍李惟岳惟岳厚賂之宏皆不
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
關播為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為盜
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韋臯始通西南
夷蠻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命使慰撫選郎吏可

行者皆以西南之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
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使還
擢為諫議大夫
柳晟為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入迴鶻弔祭冊
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孟簡為司封郎中元和四年使荆襄湖南宣撫時簡衣
緑遣使追賜緋袍銀魚
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自淮西行營宣慰還

言軍事多合帝意加兼刑部侍郎

柏耆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王承宗再以恒山叛朝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耆以處士於淮西行營以畫干裴度願為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憲宗酬其功使除右拾遺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出降回鶻証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光禄少卿李憲為副使還証拜工部侍郎憲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

卿
崔瑝為監察御史敬宗寶歷元年自鎮武使回鶻延英
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瑝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如流
帝大悦命賜緋魚袋
後唐薛仁謙為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乎
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
晉劉昫高祖時為給事中天福四年與給事中盧重自
契丹使還須賜器幣

馮道為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韋勲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廻帝慰勞隆至錫賚豐厚

邊光範為給事中天福八年與前登州刺史郭彦威使於契丹各賜紫㰱正旋襴衣著五十疋綵一百疋錢五十貫文銀鞍轡馬一匹

周裴羽初仕後唐為吏部郎中末帝清泰年再奉命閩州還賜金紫遷太常少卿

名望

周官載行人之職漢家嚴使者之制歷世妙揀式克允濟若乃持節殊俗展幣與國或奉寀察之寄是總黜陟之權故有行實素優才用顯著為他境之欽信見所至之欣慕敦成隣好暢達威聲罔失一介之辭無辱大臣之命譪然後望昭乎令譽豈憚煩於脂牽實增輝於原隰者矣

漢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歸漢拜大中大夫後封為博望侯漢通西域騫鑿空（鑿開也騫始開通西

域道也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以行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

後漢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風俗巡行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羡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三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

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蜀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大帝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晉羅憲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

李密少仕蜀為郎數使吳密有才辯吳人稱之

梁范縝仕齊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永明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琮

瑯邪顔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

陳阮卓為德教殿學士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顔之推等與卓談論賦詩厚禮遣還

陸琰為直嘉德殿學士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瑯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

魏太原王陸馛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為東西二道大

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
游明根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樂安侯使於宋宋
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反宋武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
加常使
王椿為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
聲望所在降下
宋弁為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南齊南齊司徒蕭
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氣槩謇烈不逮李

處而體韻和雅舉止周遼過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為司徒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梁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北齊魏收為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詞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皆敬異先是南北稱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

李渾為光禄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

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
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

李湛字處元渾子也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
無常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為聘梁使至湛又為使副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

崔瞻為散騎常侍聘陳瞻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
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

後周崔彥穆為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

彦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甚為江表所稱
唐李大亮為凉州都督貞觀八年發十三道大使巡省
天下大亮持節使劒南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
馬懐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懐慎李傑等充十
道黜陟使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廉慎
夫使於四方古所慎擇廉以自守行之惟艱矧復交兩
國之懽將出疆之命或廵行風俗或勞倈戎狄而操心

有素執節彌厲臨財無苟秉義益高斯固皇皇有光使
乎之美者矣
陳阮卓為鄱陽王錄事時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
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
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佗
時論咸伏其廉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典散騎常侍為聘梁使前後行人
皆通啟求市繒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袁聿修武成太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唐蘇世長為天策府學士太宗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

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杜暹為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覆究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至磧西蕃人賫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歸崇敬代宗大歷初為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故

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為利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

關播德宗貞元中為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奉使來往皆清儉謹慎蕃人悦之

趙退翁貞元中為給事中充咸安公主出降迴紇副使前後使迴者迄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還以規利退翁無所營求人歎美之

馮伉貞元中為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充

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後唐郭崇韜自莊宗為晉王時為中門使專典機務及李存審牧鎮州帝命崇韜慰撫之三軍閱府庫或有以珍貨遺賂者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

陳乂性孤執尤廉於財明宗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册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

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恃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嘉之

知禮

古人有言曰明君之使臣也任以事而不制以辭是知膺四牡之榮通二國之好茍非知禮勤王之士博聞强識之流豈能宣揚德美恊和親鄰是以張旃入境拭玉通好動咸遵於彛典言必恊於令則俾乎聳觀不倦逖聽無譏增輝於夲朝變風於殊俗斯則見重於識者揚

芳於史氏不其宜哉

管仲齊大夫齊侯使仲平戎於王魯僖公十二年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晉周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修政故欲以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尊之

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周公閱襄王時為宰周公天子三公冢宰聘于魯魯僖公三十年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周宣公九年定公以為有禮厚賄之

韓宣子晉大夫聘於周魯宣二十六年靈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佗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因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於晉乎辭不失舊皐大也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其後韓宣子如楚送女反魯昭公五年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叔弓魯大夫聘于晉昭公二年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明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椒也服言叔弓之有禮

弃疾楚公子也如晉魯昭公六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賢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慁賓慁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公孫青齊大夫青頃公之孫盜殺衛侯之兄縶公如死鳥齊侯使青聘于衛魯昭公二十年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將事行聘事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

乘馬（喜見敬已故貴其物）賓相揶（揶行反）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友）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芊尹蓋陳大夫楚子西子期伐吳（魯哀公十五年）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

之尸（廉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蓋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衆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理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言羋尹蓋知禮

蜀陳震字孝起建興中為尚書令吳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

闗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旅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吳紀陟大帝遣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

宋袁湛晉末為尚書左僕射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冲讓湛等隨軍至雒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

後周趙文表為車騎大將軍使突厥迎皇后進山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四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智識

夫入國知教足以辯其興衰目擊道存可以察其禍福斯君子之表微哲人之先覺者也中古而下蓋有膺使乎之選當出疆之任或奉辭絶域或修聘鄰邦或慰勞軍戎或巡行郡邑以至接酬宴之好覩政治之範察言

行而辯淑慝覽形勢而洞權變明其措置之損益識其事機之成敗詳究國體翼宣王度自非沉謀內藴遠慮兼至澄止水之鑒而不撓包周物之智而旁通又曷能見於未萌若符契而可驗斷夫大事類丹青之皎然哉

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枝葉從之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閒攜貳離而相欵者則當因而閒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以器為喻

叔興為周內史襄王使太宰文公及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宗廟尊王命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命受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不次

繼於惠懷虞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遞席也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韋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鷩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而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饔之屬也如公受王命以侯自待之禮太宰上卿而言公者尊之是也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小卿逆於竟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道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心忠訓

則不偏仁所以行也行仁則有思也信所以守也守信則不貳義所以

節也制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

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其何

事不濟臣入晉境四者亡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晉侯其能

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

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

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

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

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公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殺子帶在僖二十五年於是乎始霸

劉康公為卿士定王八年使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文子齊仲無扶之子季孫行父也獻子孟文伯穀之子仲孫蔑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宣子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子家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

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其何事不徹徹達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庇復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務自矜大不顧其上且夫臣人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其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

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即世也其家猶可以免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必亡家必亡也及魯宣公卒定公十六年赴者不反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東門子家謀去三桓如晉未反宣公卒三桓逐其家遂奔齊簡王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簡王定王之子者宣伯僑如也叔孫婼魯大夫昭子也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

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矣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亂起本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産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導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范昭齊人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景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説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愚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

也使人來觀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

其與焉

漢劉敬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使人使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其所長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胔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帝怒罵敬曰齊

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沮材汝切械繫敬廣武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三千戸為關内侯號建信侯

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公孫弘待詔金馬武帝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

引視馬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後終以開西南夷為勤勞

魏衛覬為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尚書令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

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
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監國之大寶也
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
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
日夜競還又使司隷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
日削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
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隷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
白召覬還

吳沈珩大帝時為西曹掾使魏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愍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挈延英儁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薛珝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景帝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後梁柳莊為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明帝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搆難隋文懼帝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陽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别時梁將帥咸請

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南山唯帝
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隋文結託之意遂言於帝曰
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誰消難姓司馬常人
之下者非有糾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氏之
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
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帝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
迥及謙相次就戮帝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
矣

後魏秦王翰之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内起是可計之帝以為然

元洪超武邑公受洛之孫頗有學涉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寛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

李順為四部尚書使沮渠蒙遜還太武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太武曰若如卿言則効在久遠其子必復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儁

豈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揵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太武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五三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揵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

源懷宣武時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廵行北邊因上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

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以給百
姓因此困斃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
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
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
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
餘人黎庶怨咨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
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勑有司一依
所上下為永准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

列以聞時細民為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條皆見嘉納辛雄孝莊初為度支尚書兼侍郎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役徭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䰟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

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

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帝從之因詔民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年百歲從三品將軍

北齊封隆之為東魏尚書右僕射孝靜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為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文襄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

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啟神武事遂得停

後周張軌為都督從太祖征侯莫陳悅悅平使于雒陽見領軍斛斯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

楊尚希為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聞國哀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哀於館尚

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

隋薛道衡高祖時為内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使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離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幷所以江表逋

誅積有年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

唐鄭元璹太宗時為鴻臚卿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内炊飯化為血咎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俄授左武侯大將軍頃之突厥果敗

賈言忠為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治海畧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粮使廻帝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帝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左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受殃天下離心玄感一唱狼狽而返身死國滅自取之也先帝親往問罪其所以不得者高麗未有釁也諺曰賊無歴隄中道廻今高蔵久矣其

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遞相攻擊脫來奔顧爲鄉
導彼之情偽盡知之矣以國家富彊陛下明聖將士齊
力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
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末高氏節有國事及今九百年
矣李勣年登八十亦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饑荒賣
鬻男女無故地裂狼狐入城蚡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
信妖遞相驚駭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竊爲以是行不
再舉矣帝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

聖鑒所悉龎同善雖非門將而持軍政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帝深然其言遽遣使齎重書以慰免勣等

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廵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留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田歸道為左衛郎將則天聖歷初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天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並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長孫晟為奉車都督初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改封大義公主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

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荅曰檢校客内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

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㝡高祖
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拉殺大義公主
唐唐儉爲天策府長史撿校黄門侍郎貞觀初徃使頡
利說誘之遂獲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
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望可獲遂令儉馳傳
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欣然定歸欵之計因而兵衆
弛懈李靖率輕齎掩破其牙帳頡利遂北走儉脫身而
還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左武衛鎧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將大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邉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救兵不可

在則宜為計以綏之籍事以仍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凉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凉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則北為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

陵云國家非怯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恐蕃力漸彊易為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和事未全絶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邉諸國欵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遥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筭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

咸願早和其大論欽陵欲分鎮四境統兵專制故不欲
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儻不從命則彼蕃
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
矣斯以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
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遂誅大論欽陵其
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
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趨莽布支率
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其謀以功

拜主客郎中

裴耀卿為戶部侍郎玄宗開元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詔以耀卿為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為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刦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

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晉桑維翰初為高祖太原掌書記高祖建義太原首預
其謀遣為書求援於北主北主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
邊庭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其帳述以始終利害之
義其心乃定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立功　招撫

立功

周官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斯盖膺
出疆之選者能奮奇畧以集巨伐繇是申勞徠之典形
風雅之詠焉自漢而後或殊鄰猾夏申嚴禦備德教未

洽逆節萌起或羈縻之不絶或反側以猶闗禁驁滋熾

草竊羣聚捐負盟約憑恃險固然後奉詔告馳傳遽踐

不測之境申風諭之旨見機有作豈俟乎終日狗死無

貳所期於必勝用能素定奇計布昭天聲糾合異俗徵

發士伍大則懸戎首於槀街次則窮叛黨於巢穴係累

驅獲捷音亟至克宣威信底靖疆埸故雖矯借王命擅

持利器誠足尚其可專而懋以賞典也

漢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

殺漢使者昭帝元鳳中介子為駿馬監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介子殺匈奴使者還奏拜中郎遷平樂監遂請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徧往賜之王不

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帛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謂密有所諭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宣帝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

罷為郎初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也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刼南道與

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馮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亟急也音居力切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名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帝甚說說讀曰悅下議封

奉世

常惠為光祿大夫先是烏孫公主上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新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

出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渡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餘騎翖即翕字也翕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行胡浪切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鸁槖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頼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言至前所傳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置猶放也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争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疲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繇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偈起屬切令音零）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

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今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畜謂受養也）使無鄉從之心（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

恩不宜敢桀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舍止也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掠人

民歐畜產（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康居北河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言嘗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切）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

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吏切每過城邑山川嘗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嘗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國二萬里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悍勇也剽手妙切又匹妙悍胡幹切好戰伐數取勝久畜

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歐師之令從隨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豫不聽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壞也音

才好切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為部軍故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尉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塡殺掠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輜重也音真用切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

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勿抄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閒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弟母之弟即謂勇者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

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来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罷讀曰疲度大各切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傅讀曰敷度切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讀曰熾音式志切數百人被甲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

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更互也音子行切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

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乘登也呼火故切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環繞也音患和和卧切）夜數犇營不利輒卻（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乘逐也）鉦鼓聲動

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謂所發諸國之兵為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胡本切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

于巳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稾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稾當為稾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在雒陽西京蓋無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繁蒲切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更胡行切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曰骼有肉曰胔骼工客切胔才賜切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切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入曰振旅振登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切今司隷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

文忠為關都尉罽賓王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初為金城太守以病免後

歳餘烏孫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翕侯大亂徵會宗為
左曹中郎將光禄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
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
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
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
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騎徑至昆彌所在名
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
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

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稾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復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遂奏事公卿議賜爵為關内侯黄金百斤

後漢吳漢字子顔光武於廣阿拜為偏將軍光武將發

幽州兵問鄧禹可使行者禹因言漢即拜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即撝兵騎収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

耿純為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造作符讖與綿曼賊交通光武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楊楊閉城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

使勞慰王侯密勑純曰劉楊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楊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細或作紺各擁兵萬衆人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静即從官屬詣之兄弟幷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廼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班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後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别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

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駭可殄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之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

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

趙岐獻帝時為太僕奉迎車駕到陳留得篤疾遂不至

興平元年徵趙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宫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崩惟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乗牛車南説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宫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絶

裴茂為尚書獻帝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

儒有功封列侯
魏張既為議郎參鍾繇軍事及袁尚幷州刺史高幹舉
幷州反河内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閒河東衛
固宏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使既西徵諸將馬騰
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幷州封既武
始亭侯
後魏奚斤為鄭兵將軍明元即位斤循行州郡問民疾
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

周幾為左部尚書泰嘗初行唐民負險不供賦稅幾與
長孫道生宣示禍福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省於林慮
山猛省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
李煥為治書侍御史孝文時楊泰叛任城王澄率并肆
兵以討之遣煥單車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
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
于肵孝明時為武川鎮将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
逆賊破雒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将軍北中郎将

後周伊婁穆初仕後魏為給事黄門侍郎廢帝二年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朏等搆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栅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恊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户

趙昶初仕後魏文帝為華州都督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辛昻明帝武成中為小吏部武帝天和初使蜀懐輯蜀

民及使還屬巴州萬滎都民反攻圍郡城遏絶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狡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茍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既出不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五十口繒綵四百疋

隋趙仲卿初仕周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一千户文

裴矩為給事郎奏舍人事高祖開皇十年奉詔廵簡嶺南未行而高知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帝難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

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師為刺史縣令及還報帝大悅命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渡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

李景字道興為鄜州刺史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

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数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

長孫晟為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詔楊素為軍元帥征突厥達頭可汗晟為受降使者軍次河北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

唐謝叔方為左親衛中郎將奉使靈州招輯突厥會失哥邏禄等部落叛率兵三千於籍濆水上圍叔方甚急

叔方率厲奮擊虜衆乃解還至柔遠縣發伊州兵往諭延陁與其遊軍會擊大破之

李大亮為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元年九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揀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謂曰國家知汝被詿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

偽葉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

裴行儉儀鳳中為司列少常伯安撫大食使擒偽可汗都支及遮匐還

栢耆文宗太和初為諫議大夫滄德李同捷叛宿師於野耆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宣諭訖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至德州果諜言鎮州王廷湊來刧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

梁馬嗣勲唐末為太祖元從押牙嗣勲與客頗稱任使昭宗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説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又與李彦威收復黄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勲率兵大戰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歸得其助軍資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岐下軍至華之西闉使嗣勲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謁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為外援時安陽公主初卒於魏太祖

乃遣嗣勳率嘗直官千人置兵仗於槖内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殪之

後唐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於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主之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滅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

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予即舉城納款衆咸以為討蜀之謀始於嚴衍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俟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為託即令引蜀使歐陽彬迎謁繼岌（魏王名也）三川平

招撫

周官司馬有憚人之職掌誦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斯古道也若夫新造之邦民懷去就

薦饑之歲下有攘奪或連城叛渙陷赤子於匪人或靈旗涖征困齊民於物役以至殊俗欵附劾寇盪平天災流行比屋凋弊繇是申擇儁望奉宣國命布露恩詔導揚德澤陳之以禍福譬之以逆順用能定萬衆之反側悟積年之迷妄勞徠安集撫懐存卹使從亂者知歸慕化者無斁宄狡革慮逋播還復者焉向非窮理而達變研幾而適道周物之智罔滯臨難之節不奪者又曷足以膺是選哉

漢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行取曰畧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渠大也巴蜀民大驚恐武帝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帝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來入朝覲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

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故言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衆口向上也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五百人各以奉幣衛使者不然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為與衆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賊猶害也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蓬蠭舉燧燔（蠭如覆米簞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即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馳之也）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屬連也）觸白刃冒流矢（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旁地之東）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盡忠敬居位甚安佚（佚樂也）

名聲施於無窮功列然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無善名也）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不先者謂往日不教之）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數責也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名取之也已親見近縣近縣之人使者已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毋忽忽怠忽也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會更始死永悉罷兵幅巾詣光武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具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

開城而降

伏隆瑯邪東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縱横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

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分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郡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奏隆輙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輯多

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張純安世之孫襲爵富平侯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頻川突騎聚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安集

耿純為東郡太守建武八年東郡濟隂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光武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與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

張堪為謁者建武十一年使詣吳漢伐公孫述成都既拔堪慰撫吏民蜀人大悦

魏鍾毓為廷尉高貴鄉公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頒行赦令告喻士民

宋劉秀之為太子右衛率孝武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為土人所誅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别善惡事畢還都

梁韋載為冠軍將軍時侯景平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

撫留異陳寶應等

後魏周幾為左民尚書明元神瑞中并州饑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

張靈符為中書博士文成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諭民乃復業

李煥為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勑煥兼散騎常侍慰

勞之降者萬餘家

陸馛獻文時襲父爵封為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

韋珍為尚書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畧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凡所招降至郡縣而還

鄭義為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陽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附

韓麒麟為給事黄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兖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

孟威為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孝文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

盧同宣武時為諮議叅軍兼司馬時秦州民反詔同兼

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後為撫軍時會營州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人招諭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廵行北邊自京師遷雒邊朔遥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廵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高綽字僧裕孝明初為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

冀州都督元文遥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
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
費穆為左軍時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
饑侵掠邉邑詔穆銜命宣慰衆皆欵附
王靜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
詔靜馳驛慰喻咸即降
崔亮為七兵尚書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
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

然

楊標為車騎將軍孝武入關稽胡恃險不賔屢行抄竊以標兼黄門侍郎往慰撫之標頗有權畧能得邉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標入朝者

北齊封隆之初仕東魏孝静為河南尹丞時青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欵後遷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為内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

撫遂得安静

封子繪爲都官尚書時冀州高歸彦作逆文襄詔子繪

謂曰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使慰撫

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

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廵城諭以禍福民吏降

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静小大必知賊平仍勑子繪權行

州事

後周趙昶爲中都督氐梁道顯叛攻南繇太祖遣昶慰

諭之道顯等皆即欵附東秦州刺史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為都督領之

辛昂為車騎將軍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途艱難每苦刼盜詔昂使於梁益事無巨細皆委決焉昂撫導梗化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静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今夔州)歴時未克高祖詔昂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

隋賀若誼在魏為尚食典御時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常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竒之賜金銀百兩

宇文弢初仕周為禮部上士常奉使鄧至國及黒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後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弢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

長孫晟為右驍衛將軍頻使突厥引其内附皆晟之力

也

韋沖為散騎常侍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煬帝呼沖問計沖曰皆縣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令沖綏懷叛者月餘并赴長城帝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崔賾為越王長史大業中山東盜賊蜂起煬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唐裴矩初仕隋為黄門侍郎大業初煬帝令矩往張掖

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

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禄大夫武德末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宫城與秦王決戰詒矩令至東宫曉喻之宫兵乃散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武德四年五月竇建德慱州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為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張河初為高祖大將軍户曹叅軍從至賈胡堡令河還鎮幷州尋遣慰撫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欵附

殷矯初為太宗渭北道元師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
結衆無適從令矯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嶠為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
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捨其罪親入獠
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
裴懷古則天時為監察御史時姚巂蠻首反叛詔懷古往
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
魁首而還後為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

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綏及嶺飛書招諭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為吏人侵偪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喻之羣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嶺外悉定

宋慶禮為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

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劉晏肅宗寶應二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時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晏至上都奉宣詔旨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既宣恩煦無不忭躍

奚陟為中書舍人德宗貞元中江西淮南淮西大雨為災命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

殷侑為虞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為使以招諭之承宗遂禀朝旨獻德棣二州及遣兩子入覲

栢耆為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賚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至令承宗集三軍宣導朝旨衆心乃安

李遜為散騎常侍長慶中鄆州李師道疑恐穆宗命遜

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其語意即請効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

崔戎為諫議大夫充劒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蠻寇之後戎宣撫無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安

晉華湯琪後唐初鎮燿州莊宗同光末平蜀川獲泰州遣湯琪撫而莅之一境大稱肅然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六